月川集

坤

心經稟質

問心經贊謂惟理無形是之謂微竊謂微字謂天理雖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而對人心之發顯盛行者惟理爲微耳非如程子所云顯微無間之微也西山直以無形之理解之則恐無意太深殆近於整庵所謂寂然不動而至精之體不可見之論矣然考其上下文義則西山之見非直如整庵所見而云爾也只於遣辭下語之際偶失照管恐無形二字易以難明字看如何

退溪先生答曰舊未見有可疑今如此致疑儘看得細密蓋舜之本語道心惟微既謂之心則乃指心之發用處言非指理之顯微而言西山以是爲言似非本意然其上文已明言人心伊何而曰根於性命曰仁義中正而後係之以此言其意謂道心之所以微妙難明以性命之理無形象可見故也其言有漸次脉絡與整庵之見固不同矣來諭亦已見得此意矣但其下乃復謂西山下語偶失照管則又非矣蓋西山語非失也

問心學圖是西山所著否其分左右及工夫先後次

第者亦皆的當精密有不可易之理否

先生答曰未敢必以爲西山作然其規模位置甚精審的當不可輕看恨不著作者姓名耳○更按圖乃新安程林隱復心所作見林隱四書章圖中卷

問程林隱心學圖看其大綱儘有意思至如人心道心之下繼以惟精則其擇之亦固然矣但良心本心亦可精以察之使不雜乎朱子謂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則良心即本心本心即良心何以分乎至如赤子心大人心一則主於氣一則主於理然以程子所謂已發而去道未遠者推之則其

本意皆主理而言非如人心道心之辨也今以良心本心赤子心大人心人心道心一例分為兩邊而繼以惟精似無義且其下敬圖既云克復心在矣復以求放心居其後愚不知求放心是克復心在前事乎是克復心在後事乎又養心一節乃用工之初戒懼操存不以物欲亂其本心之謂夫既戒懼而操存又心思焉則所以養之於至靜之中者至矣而將發見於事為之著者也復以養心繼於心思之下則亦似重疊顛倒而無倫序矣竊恐此圖非眞精審的當不可移易之定本也如何

先生答曰所論程林隱心學圖講悉雅意然滉所疑惟求放心一節置之似差嘗諦思之欲只與其上心在搜置則求放心與心思相對心在與養心相對能求放心則心得其官矣心無不在則心得其養矣自餘諸目但見其可敬可法未見有謬誤須改處今來示乃歷指其病而詆訾之其精思至此雖若可喜竊恐思之過而或反害於趣尚也蓋林隱於心圖上頭對置良心本心兩旁對置赤子心大人心者非欲以此分類於人心與道心同其精擇而去取之也要以見心之為物渾然全體之中隨其所發所就地頭分

劑而有如此般揍名目欲使學者因其名目而究其義意玩味而體認之久則衆理融會而心之全體在是矣只於其下始對舉人心道心而繼之以精一戒懼克復操存之屬其間有無限要妙功夫旨趣此是程隱翁四五十年林下潛心所得恐難以一朝率然立論所能攻破也且公以養心爲用工之初而林隱圖繼養心於心思之後深斥其非此亦鄙見所未喻也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大體之謂心也吾未知此所謂養者只養於用工之初可恃以爲平生地乎抑通乎爲學始終本末而言也周濂溪養心亭說曰

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夫程翁之所謂養心亦若是其不可以約周工之初明矣何可輕議之耶如又以此等義類推言之向所疑求放心處却恐不必為疑也何者舉其大槩而論之求放心固若為始學之事若推至極而細論之有大不然者夫所謂放心非止謂逐物營營奔馳之心一刻一念些少走失皆放也夫所謂求非謂一日一餉乍然尋來捉住便為終身為學之基矣蓋日日念念在在處處才覺有透漏便即收攝整

頓得惺惺是之謂求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觀程子此言直以聖賢許多言語皆若以爲求放心設誠若是焉此一事占地步不亦廣博而悠長乎愚恐自大賢以下皆不可謂無此事顏子三月不違仁當其覺違而復仁也便似微有些此箇意思其餘則日月至焉當其未至之時未知幾放而幾求及其至也或以日或以月則亦豈免求放心之節度乎但其放也其求也各隨其人之才分學力而有大小精粗遠近難易之不同耳大學言誠意以致至於心

廣體胖若可以無放矣其言正心處又有四不正三不在斯皆放心之病其可不求而自正乎既言意誠心正若可以無放辟之虞矣至言修齊處又有玉辟二莫知之戒以此見求放心不可輕言也苟放心之求只在於始而無與於終孟子當曰學問之始必求放心可矣今以學問之道無他大字包括而言之是固程子之意也然則求放心所置之處亦不必疑而欲移動之也不知盛意終以爲如何

問人心非私欲乃朱子定論而附註所引三條乃皆以爲私欲者何也

先生答曰人心爲私欲程門只作如此看朱子初間亦從之其說見於大全書答何叔京等書可考其以

爲非私欲乃晚年定論附註無取前後說故耳

問人心道心一節附註第四條問道心惟微答曰義理精微難見復云且如利害最易見云云似不相應恐或有誤處

先生答曰義理精微難見一條嘗考語類非有誤也蓋於此答道心惟微之問而欲說義理精微處以曉之以其無形而難於爲說故且就利害粗淺顯著處言此之易見則聽者可因以知彼之難知者因而又言鳥獸已有不知之云者又以見禽獸知飢食渴飲而不知利害衆人知利害而不知義理惟君子存其

所以異於禽獸者故能知義理之精微其大意不過如此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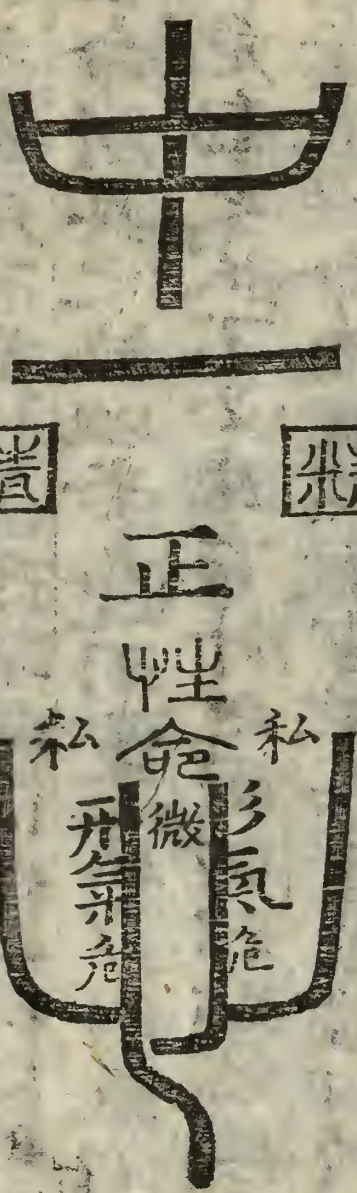
問魯齋王氏人心道心圖序說云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又曰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此數語殊未明了其意如何且圖子以私屬形以危屬氣如何微字則置於心之下端極底細看其意似以爲未發之體與蹙庵寂然不動之說何如愚此等處有牽強杜撰之病如何

先生答曰圖說鄙意亦多未瑩試指摘論之知其本

無故曰危則近矣知其本有故曰微其為微也豈本有之故耶生於耳目口鼻等之心不失正理則皆天則也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初非謂正字私字見乎外之故而不可謂之人欲不知此老說話如何而有此蹊脫今將大意推之則非謂本有故微也由外推入而知故為微云耳非止謂正私見乎外故不可謂之人欲乃通指上文原字以下所論之意而云然耳然終是有難解處微字置下底與整庵寂然不動為道心之說相類正是如此來喻不易如此看得出矣但又謂以私屬形以危屬氣此則不然其於形氣兩

字間畫一線屬危者實以兩字併屬之意其於私字一線雖從形字上頭而起其實亦併氣字通帶而屬之耳非分二字各屬之也

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圖



竊謂危微二字所以狀性命形氣之體私正二字所以言性命形氣之義狀其體者則書之於下以為二

者之注脚言其義者則標之於上以爲二者之題目精則細分之謂一則統會之名故二者雖皆出於一心之發用而其位置恐不得同也且以心之中圈爲性命所具之地以旁邊兩畫以屬乎形氣則自有兢抗危動之狀不必躋而升之兩向邪貼然後見其有危意也性命之理以微言故其字畫頗細於形氣需以篆者從心之體以上通乎一中兩字以別於形氣之麤者也兩精字亦本於心之所具性命之理故其字體亦倣此

先生答曰因公言有所改易然猶未到十分正當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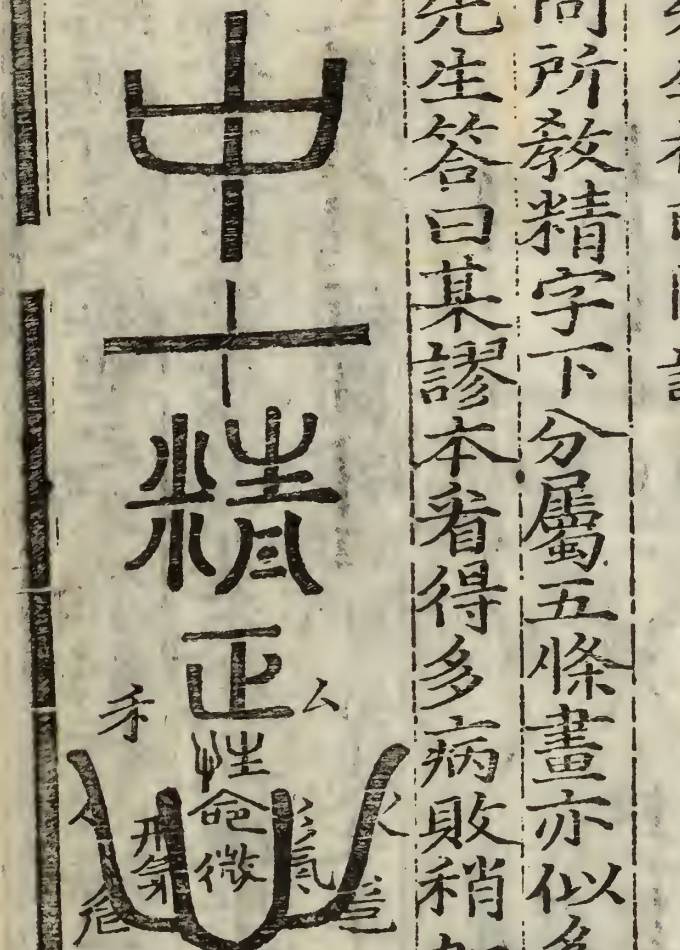
密無可改處要之不能躬行心得而在旁邊闚覷模畫其未能盡善宜矣然反復乎來圖亦未悟十分之善只將兩圖并回納照處之

形氣二字既作一體中坼之法私危等字亦同此法乃爲的當微字王氏置於命字下未穩之意公已曾論辨可謂見得到矣無舜之語意實以危微字狀心

之用固不合置此字於性命形氣之先且惟精之功朱先生雖有察夫二者之間之語然心有二發而所以精之心非有二用則精字當兩邊亦未為得故試以妄意略改動來圖并以是參詳何如右退溪先生初改圖說

問所教精字下分屬五條畫亦似多事何如

先生答曰某謬本看得多病敗稍加移動整貼



此退溪先生後定圖

敬恕註末段一般藥般爲服

正心章疑病小註呂氏說擇義不正正爲精

禮樂章糊窓小註自譏于下於字衍

夜氣章註又曰李先生條心中大惡念大下當有段字

同上范純夫女條物接作接物

末答張敬夫書貫上當有通字

求放心齋銘註勉齋說失其至理至疑正字

尊德性齋銘註答直卿書定本之誤改作差誤

先生答云誤字疑義考校精詳皆已依樣傳寫此間

本其未能無疑者別紙錄呈此下九條問目見失故只書先生答辭

敬以直內註知如何所寓如字近思錄雖無遺書則有之恐疑兩存未可抹去也○敬恕章末段教字嘗見朱子答朱飛卿有告顏子底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之語以此爲證疑教下脫盡字今仍教字當爲衍之亦更考語類論顏冉之學問答甚多此乃合數段而裁節成文公看顏子以下曾祖道錄譬如賊來以下董銖錄又克己復禮以下是合萬人傑曾祖道錄而加增損也其董錄云云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比如賊來顏子

是進步與之厮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今詳此教仲弓云云則教字當屬下句而顏子之進步厮殺亦蒙上文教他語皆夫子教使之也篁墩於顏子既去教他以下語於仲弓又去以敬恕是教他六字而獨存此教仲弓之一教字失其本意所以使人難曉然則教字非衍乃其上下多有闕文耳○天命之性註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時字近思錄作前然遺書作時恐當從遺書或兩存可也○同註胡季隨一條按大全此下十餘條乃季隨與諸友論學而季隨以質於先生者其下

有友恭字恭叔則此實潘恭叔語答皇墩偶失照勘以
爲季隨也○正心章小註仁山金氏說當懼而懼而
字作則以上下文例之似當然矣而又恐或於此語
意當變文故下此一字但恨他無據信恐不如且存
舊耳○夜氣章註問程子教人靜坐條所疑要多慮
要字固可疑然此語語類訓徐寓劉砥處兩出又出
性理大全皆有要字恐不可以誤與衍處之又兩處
慮上有思字恐有思字者是○仁人心也章存養得
此中昭明洞達所疑此爲心字或中爲心字按語類
性理大全此乃訓門人石洪慶之語皆作此中此中

而謂心也恐不當致疑而輕改也惟其上文在實工夫左皆作枉耳○同上註又謂一學者條今公問學混曾處語類謂當改問作門明校謂問字為是然本文既分明作門又語類稱門人為公門自不為少雖未知其為何等稱謂然不可緣我不知而改前賢文字以從己意也況此乃訓沈莊仲語而此上一條亦訓沈有云道理極是細膩公門心都麁大人那細膩不得其語勢亦與此同若改公門學為公問學亦可改公門心為公問心耶○尊德性銘小註如今理會道理一段訓李方子見語類所疑箇頭之頭上亦當

有源字然本語凡三稱箇頭並無源字至其下始著源字說耳

問正心章恐懼憂患云云按大學章句大全所記與此文小異而無都不得三字且看此文勢問者以忿懥好樂為在我以恐懼憂患為外面來故朱子答曰都不得如此說四者皆是外面來底云耳先生解都不得意如無可奈何云云似不然按平天下章絜矩下朱子第九條說云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云云末云便不得語勢與此略同不審何如

先生答云今詳都不得三字鄙說甚誤如公說看方

好所引便不得語意亦同甚善但其謂四者皆是外面來底此恐未然蓋先生謂都不得如此說者謂雖是外面來底亦當由自家有道理以處之乃可不得但以喜怒爲在我可勉以憂患爲不由我而不勉也云耳所以採問者不由自家不容力之失故其言如此此便是字恰似作雖是語勢着乃得其意他處便是亦有然者此段下文只看此便是滉欲於着此下句絕亦誤當從公說便是下句絕蓋謂只看聖人此等事便是恐懼憂患徒然之處

帝曰人心惟危章

附註魯齋王氏人心道心圖及說削

詩曰上帝臨汝章

毛氏曰云云此條削

詩曰視爾友君子章

鄭氏曰云云此條削

易坤之六二此下恐當增文言傳三字

附註第五條首朱子二字第八條首又曰皆削十一條首程子二字代以又字

損之象章

附註第三條首伊川先生四字削

子絕四章

朱子曰意私意必期必固執滯我私已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固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附註第二條程子二字削

顏淵問仁章

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已謂身之私欲禮者天理之節文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

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朱子曰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

條目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見下○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章

朱子曰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

從事於敬忿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附註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忿朱子曰伊川云云依本文◇問克已復禮主敬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譬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厮殺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又克已復禮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已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又曰乾道

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強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莊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又曰克己復禮

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素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

象便會得○東嘉小註刪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

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又曰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

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又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弗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

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又曰右第一章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

善

詩云潛雖伏矣章

程子曰依本文○又曰依本文○朱子曰無惡於志循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又曰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所謂修身章

附註第十五條首伊川二字削

樂記君子曰禮樂章

附註第四條首伊川二字削○十四條謝氏說所

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十字按小學集成非謝氏說乃葉氏註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又曰怵惕心動貌○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作見孺子入井

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朱子曰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又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章

朱子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章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

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晝
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
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
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
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
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
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
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
明心之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
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

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朱子曰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附註第四條朱子二字削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

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心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又曰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惡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朱子曰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又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朱子曰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朱子曰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官之爲言司

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章

朱子曰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云云○又曰人能

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章

朱子曰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又曰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又曰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又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又曰雖欲食之急而猶

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又曰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盖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又曰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范氏心箴章

附註第一條向見至在也四十四字削之似無損

按二帝臨女無貳爾心即大雅大明篇詞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即魯頌閟宮篇詞兩篇註皆直指武王伐紂事無論學者事惟於大明篇集傳下大全輔氏說只云學者當常常涵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則此心經中所引愚謂以下疑非朱子說乃西山說也牛山章下愚聞之師一段則非西山說乃朱子所聞於延平者一例以愚稱之恐誤故牛山章愚字上加朱子曰三字如何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附註程鄭二說乃篁墩所撰而小註却用西山語繳之何也

竊謂心經一書不用註文則已如用註文則宜莫如朱子集註章句諸說而此書所引多不用本註或用之而刪節太簡或攬取註外文字而間有不切者甚者其稱朱子者多參入已說而變換文字或增益所無或刪去所有篁墩先生已致疑於此而不敢改正者蓋有意也但今姑將本註文字讀來讀去精微縝密的當深切其味無窮有不待他求而足者回視所撰註文則其爲疎脫益以甚矣今抄取本註其間訓

誥或不關鎖處則略之草本以稟伏乞回示訂質此事殆亦無知而妄作者然悉從朱子本註則雖違筐篋敦鄭重之意其罪亦薄乎亦爾況此非他家事皆吾身心切近道理不可讓與他人故敢此欲以爲靜裡玩心之地何如或者以爲如此則其文益繁私意亦以爲不然凡看書但務其義理之精切何以文敏爲憚若必以是爲厭則附註所錄諸儒之說反復論辨者多或至數百餘言雖言意平正明白切近的當而視朱子本註則大有間矣不得已而去當於此略之可也至如論孟集註學庸章句則決不可去也狂妄

僭率不勝惶懼

先生答曰心經諸說看得亦甚密其中所引四書諸章處舊註多疎脫欲去舊註而一用朱子集註章句之說此意固善滉向來亦欲依此去取則所去者或人之註所取者朱子之說似爲無害但以此經之行於今殆與四子近思錄同其尊用一朝輒以己意有所改動非徒人共駭怪於心亦甚未安久而未果茲承示及亦難以爲公謀所以不敢索性說也木喻於本註附註中遇有爲說未善者有若衍字者並欲削去公能如此考覈得出可謂不易雖然更細思之

使人不能無疑竊見古經傳中誤字衍文自漢唐諸儒以及有宋諸老先生皆謹存而不敢輒改只註其下曰某當作某某字當爲衍文而已何嘗有一覺其有誤有衍有不可於義卽奮筆句抹而削除之耶王魯齋學術固多病人心道心圖誠有可疑處其自叙說亦殊未瑩然今但當講明其是非或別爲圖以訂其差要得我不爲其說所誤則可至欲就經中削去則未可也毛鄭二說固不切然寂寥數句存亦何妨附註中程朱諸說其聯章累引處或有再出程子朱子字樣之他例固近於衍然論語中除一章內再有

子曰字者先儒以衍文或非一日之言處之外其他每章首加子曰孔子曰字不見有重複之病今此書雖或偶有再出之處有何大妨而欲一一削之耶范氏心箴先生每加稱賞而呂東萊反輕視之後學於此當思東萊之輕視得失如何先生之稱賞旨意何在正是吾身因有所省發得力處公既不能思及於此乃以其文字有少難曉處直欲削去之無乃不可之尤者乎願公三思焉上帝臨女章舊註愚謂一條滉深愛其言每誦味之不勝其感衷激懦以爲非朱先生不能以發此況舊註雖踈鹵皆引諸說而不用

註者說則已爲定例何可以此一條獨指爲西山說耶今詩集傳雖無之安知或見於他書而舊註引之耶無名指章附註末程子鄭氏一條果可疑然亦或西山曾有此說於他處而篁墩引著于此未可知耳惟上蔡稱明道一團和氣處葉氏註語誤而綴書公能考出甚善甚善然亦不欲遽削但註其下云云宜亦可也大抵人之所見各不同好惡亦不齊若人人用己意更易削除則古經之傳於今者無復完理其害豈少哉晦翁先生責張劉二公力主胡本程集也引程夫子之言曰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

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於此經若一如來喻之云得無近於自處太重自主張太過乎滉鄙鈍無聞幸於此經此註中略似有窺尋路脉處年來隨分用工多在這裏只默念聲誦其經文已覺一生知得不能盡行得不可窮矧乎附註實濂洛關閩之淵海每入其中不自勝其望洋向若之嘆也願公且勿以抉摘文字上瑕痕爲務須虛心遜志一向尊尚其書如許魯齋之於小學然則其中一言一句師法奉持之且不暇更安有工夫點檢其他耶既蒙不鄙俯詢及此不得不罄竭愚慮悚仄悚仄

朱書節要高下質

問十二卷答徐子融書更向他頭上過去是更求一
唯以上一層妙處求到也耶

先生答曰是○過是超過此地位去也

問答張敬夫書比較父祖年甲祖先於父父後於祖
其年甲高下雖癡人亦不當較也

先生答曰非謂將父與祖相較謂將己之父祖與他
人父祖相比較耳

問答林正卿書季通書來云云此固正卿有異論而
有憾於季通前日過譽之辭耶渠病處云則非責過

變易正卿所學不切於身皆旬季通帶累來故不責正卿而直論季通所學之病而已耶

先生答曰此說是但有憾於三字未穩改作始覺得

問旬呈

先生答曰謫人每旬呈文字於所管州縣也

問文義文理何分

先生答曰書中意旨曰文義書中道理曰文理

問答楊子順書論克己復禮而引夫子子路事看不破

先生答曰乘桴之歎雖云假設其無一毫惹絆可知

辨得如此胷懷然後克復可言耳

問答吳斗南書第二條決不能發此聽信身心言不能起發此聽從篤信於身心性命之學之意耶

先生答曰言不能起發此聽從篤信之身心耳身字只於心字帶說不作別意看

問答陳衛道第二條却好且拈向一邊是謂姑撥置別處勿爲想像云否

先生答曰是

問罩占是遮蔽掩覆之意否

先生答曰魚罟之自上籠下者

問答趙恭父第三條鼠藥

先生答曰置毒於鼠食物中以斃鼠耳

問答杜叔高第二條亂道是道理之道說道之道

先生答曰說道之道

問辛丈何人

先生答曰辛棄疾也

問十三卷答汪易直書無待於自欺未曉或恐欺作訟

先生答曰或說恐是不然則無待於自欺謂無待於自欺然後改之

問答潘子善問第四條尤不免按韻會尤通作猶而詩傳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性理羣書朱子大全并直作猶字書大禹謨舍己從人註程子尤懼守己者固近思錄大全并直作猶字此所云聖賢尤不免遭此厄會亦甚無義語勢疑當與詩序書註同作尤字看何如

先生答曰考據精審此說極是

問答林德久第三條非晚定須別求捷徑未解

先生答曰言不久定必別求捷徑以入之矣須必也

問答嚴時亨第二條首尾何事是篇集禮書首尾否

先生答曰是

問第三條隙中日光何語先生答曰隙之大小日光有大小以喻氣之不同性有不同

問答曾景建書第一條指本心則似謂禪學講端緒者何謂也

先生答曰講端緒似指湖南學問也

問答張元德第四條彭丈是編年是他人元德所勸是講學事耶若然則先生嘗云非關門閉戶所能避與此異矣

先生答曰非但他書所言如彼此書下文亦自言講學事蓋所云勸彭文事托辭以戲言之耳豈可作實意看耶

問寧略毋詳寧疎毋密朱先生平日教人讀書詳審精密最是第一義而此則不然恐是當時隨人淺深抑揚開闔各有其妙故語意自不同也孟子所謂教亦多術正此意也但此略字是總略之略非忽略之謂疎是疎通之疎非疎漏之謂詳則細鎖之謂而非詳審之意也密是拘滯之謂而非精密之意也字義亦隨處活看當不失當時訓誨之意不審然否

先生答曰先生嘗語李方子有寧詳毋略等語言固各有當也字義如此看亦善

問第五條所謂通復二字程子謂復下面一畫便是動安得謂之靜朱子亦謂在人則爲靜極而動與此不同

先生答曰通書云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二字出於此非復卦之復也

問第七條此段問答之意未知

先生答曰元德意衆人物欲之根常存不可謂未發之中故答之如此

問答王晉輔答杜良仲第五條六條呫呫字訓義云云呫音帖呫囁耳語又呫呫小貌王叔文呫呫小人先生答曰呫字考訂甚詳始知滉前說之誤但今只當合耳語及小貌兩訓而看則呫囁小人之義自在其中盖耳語自有猥瑣之態故又有小貌之訓而先生所稱亦不過此意只如此平易明白看了足矣恐不當復以嘗字之訓儳揷其間更引喋喋等字推說蔓衍愈巧愈鑿恐不免支離剩出之病如何如何

問答常鄭卿書須招致能作舉業者誘進一等後生是何道理

先生答曰此段重在依本分識道理六字既不能廢
舉業只得如此所謂教亦多術也
問答李晦叔第六條伊川語未詳
先生答曰言諸生過期功之服冒哀在學中如常者
不禁也
問答李敬子第二條此所謂從倆云者當作何意看
先生答曰為學當平平地做將去久自有得處今云
以四勿靠定又以義理融液之豈不是做技倆耶
問第三條問目云先以博約為先先字似疊且先博
而後約此一併說何如

先生答曰前先虛辭後先實辭

問朱先生答云非二事是指博文與約禮耶且敬子所問皆要切而上則云不須如此做伎倆此則云既知如此何不用力豈敬子長於問難而不力於行故責之耶

先生答曰上問有病故云不須做伎倆此問無病故云何不用力

問仁義不足以盡道

老佛之言先有箇虛空底性

亦說性是虛空底物

右三說之非先儒已辨之矣但以在人之道在人之性言則仁義是道是性固也至於禽獸草木及土之類亦皆有性云爾則見得甚麼所謂仁義禮智者乎

尚書疑義

謹按尚書蔡傳先儒多有所訂正而細觀則所訂說甚好處不一未知何如

舜典釋出納處陳胡二說似是

大禹謨舍己從人註程子語有充懼守己者固充字竊意猶字之誤古文猶作宂與充相類故詩傳註猶

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性理羣書作猶而書傳誤作尤似無義

禹曰惠迪爲面吉爲古從逆爲面凶爲奴隱地惟影響爲尼是多恐作迪爲面吉古逆爲面凶爲奴隱地響尼是多惟字世俗皆釋以猶字恐只作語助而相似之義自在其中

黻之狀亞按黻古文作亞而音弗字俗誤以亞聖之亞讀之恐誤

朔南暨皆以朔之南讀之恐誤只言北與南耳

折閱折空卄㐭閱古卄荀子良賈不爲折閱不市謂損其所賣物價也

惟庸蔡傳與晦庵說不同

太甲居仲壬之喪而于成湯之墓伊尹奉嗣王歸于亳不於終喪之月而必待正朝之日其義不可曉

修厥身爲彌乂德是協于下恐作修厥身爲也

后來無罰阿恐作無罰阿爲尼是多

先王惟時奴懋敬德惟時之下恐無吐

盤庚人惟求舊舊乂求恐舊厓求爲古

說命若撻于市爲彌恐作市羅爲彌

微子若之何其註何其語辭可疑

牧書御事是於隱司徒卧不曰御事卧而曰御事是於隱

者何也
大誥越予小子考翼敬考翼同文而異釋可疑
允蠢面纍寡哀哉那註四國蠢動四國指三監武
庚而言與若然則其文義不可曉
前寧人圖功厓攸終乎里五恐以前寧人爲句絶
徵子之命崇德象賢崇字象字謂徵子崇之象之
乎抑成王崇之象之乎
康誥朕其弟其字何義
梓材汝若恒越一節吐於傳無據而又不從輯註何也
家禮疑義

家禮大祥陳禫服註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
裹角帶○禫服條不言冠服色
儀節大祥陳禫服註下附錄云白布裹帽白布盤領
袍帶無官者白布巾白直領衣布帶
禫祭條云主人以下具素服
以此觀之則用吉服當在何時今俗禫祭則用吉
服非禮耶丘氏所謂白布及素服者何據司馬氏所
謂黲紗黲布者古禮耶今　國家大祥白笠是從
丘氏之論耶抑別有所據耶今之說者謂白笠雖非
禮然不得已從時制然則爲毋斬衰三年乃　上

國皇帝所定之制而不用何耶黲巾之制可得聞耶
大祥祔廟之後未禫之前遇朔望則當出主別處而
奠乎抑仍存廟中例用常時朔望之制而通行之乎
家禮大祥條下云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又記祥之日
鼓素琴丘氏移飲酒食肉一節置之禫祭之後當矣
但今俗或據祥之日鼓素琴之說爲之而施之於輕
喪者竊恐無理之甚也

右心經及朱書圖質尚書家禮疑義等文字
蕩失於兵火中掇拾餘存殘缺甚多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四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退溪先生言行總錄

先生天資頴悟神彩精明性幼端慤不喜狎弄長好學問養以道義攻聰明正直孝悌忠信而精純溫粹不露圭角氣和而毅辭婉而直學博而要行全而篤清而不激介而不矯慕古而不滯處世而不流先生之於爲人可謂幾乎美且大安而成者矣巍然若不勝衣而進道之志堅如金石脩然獨出塵表而操修之功著於日用爵祿之榮懼若坑塹之陷已義理之眞耽如芻豢之悅口學已成矣而汲汲乎如未能及

德已修矣而謙謙然若無所得古人所謂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者將非先生之謂歟蓋先生生纔半歲失其所怙年未髫齔已好讀書雖無父師勸勉程督之勞而日謹課誦不敢少懈應對拜跪溫恭恪順見者已知非常兒矣稍長讀論語小學等書益自警悟惕厲言語動止必以禮法而尤篤於愛親敬長雞鳴盥漱衣帶必飭以省大夫人怡聲下氣婉容愉色無或少失至於昏定亦如之枕席之設衣衾之斂必身親爲之未嘗委諸侍兒與仲兄同居累年仲兄年長數歲而事之甚謹嫂叔日夕相見必致禮敬多自孫遜

退不敢當大夫人嘗謂人曰人言子弟必待父兄之教未必然也吾於此兒少無道子養之方未嘗見其冠不帶箕踞偃卧之時云云蓋天性然也既又博觀經傳無通性理諸書已見大義於聖賢事業存心服膺久矣其羣居斂衽端坐或觀書或靜默以終日未嘗爲閒話雜說人皆敬畏之雖有不檢者亦皆斂衽自飭無敢肆弱冠游　國庠時經已卯之禍士習日趨浮薄見先生所爲人皆笑侮先生不以易志處之超然雅意林壑不求聞達中因苦學頗得羸悴之疾且知俗情難與俯仰自預司馬之選無復榮進之意

逍遥泉石敍木為懽若將終身竟以家貧親老黽勉
就舉以至顯途而非其所樂也乙巳之變幾陷不測
既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世味益薄而讀書求
道之志則愈堅愈確在京嘗得朱子全書讀而喜之
自是閉門靜居終日危坐專精致志俯讀仰思要以
眞知實得為務而其信之篤悅之深無異於耳承面
受由是所見日益精明所造日益純固於諸經微詞
奥旨如探淵採珠入海觀龍因其所已知益致其精
推其所未盡以達其餘盤錯肯綮之處悉皆祇梳剔
抉極深研幾求之未得則或諮於人得之於人則必

求於心昔所未解者今悉融釋下逮濂洛諸書更加沉潛玩索優游涵泳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也於是世之稱薦者或以書法之精或以文章之妙或以恬退或以清白其知之者不過以為明經飭行之人而已　朝命屢制予進退無恒而先生一心向道如水必東如矢注的如金百鍊要於朴實頭做一以求至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但欲以一藝一行名而已平居日必早起起必冠帶坐則斂膝立不跛倚肩背竦直視瞻端正行步安徐發言精審無拘無迫不肆不怠完養積習表裏融徹周旋進退雍容中度語

默動靜端詳閒恭忿厲未見于詞氣罵詈不形乎婢僕至於飲食衣服充致節儉人所不堪安之若性接物處事則教子弟慈而義御家衆嚴而惠事長則不以貴老自怠奉祭則不以筋力自惰處宗族必敦睦姻待賓友一以和敬親疎貴賤咸得其宜吉凶慶弔各稱其情家至屢空而未嘗求諸人　君有所賜則必以分諸隣薄於自奉而厚於恤窮簡於治產而密於持己威儀容止之間事物應接之際無不各得其理由是鄉黨服其化遠人慕其德賢者樂其道不賢者畏其義凡有所爲必曰先生以爲何如莫不諮稟

而後行之識與不識咸曰退溪而不以官稱之蓋不敢以爵位為先生榮也摳衣請學之士日以益衆更進迭問無不隨人淺深從容啓迪諄悉告諭提撕誘掖竆竆忘倦一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其言則聖賢之訓而其理則得之於心其用則散於萬事而其體則具於一身故終日所論不過乎孔孟曾思濂洛關閩之書而其出無窮語益親切不離乎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已謹獨之事而擴而充之則雖舉而措之國與天下可也由是遠方之士聞風興起百舍重趼而至至於達官貴人亦皆傾心向慕多以講學

飭已爲事於是經書有訂議則凡俗學之膠固穿鑿者參互考訂以歸於正啓蒙有傳疑則凡諸家之分合異同者旁通曲暢以盡其蘊晦翁既沒枝派遂分學者未必能守其的傳故理學有通錄而學術有所統一朱書雖存編秩浩穰讀者未必能究其指趣故刪節其要語而聖學有所發端至於天命圖說則初因鄭處士之雲所撰而參究濂溪子思之說改其誤補其欠凡人物之稟賦理氣之化生粲然如視諸掌而靜養動察之功寓於其中是皆有以滌世俗之陋習發聖賢之蘊奧開後學之心目而其見於尺牘答

問之間者明白切當精微曲折覼縷畢陳有以洽服人心至於中原道學之失傳流而爲白沙之禪會陽明之頗僻則亦皆披根拔本極言竭論以斥其非具見於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跋語若吾東方則非無志道向學之士而或拘於象數之學或昧於理氣之分近者騰理於口舌之間遠者馳心於窈冥之域或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比比而然其能博學審問精思力踐以求進乎斯道者蓋難其人先生每寤歎隱憂以爲吾道之病故其爲學也先近小以及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知行互進動息交養耐煩喫辛日乾

夕惕而又不弛於嚮晦宴息之地中夜以起恒誦四子心經等書以自策勵然先生蓋未嘗以是爲足以盡道也虛心遜志好問察邇已未有得則捨而從人言而中理則取善於已物我相資彼此交發而成已成物之道備矣平生無書不讀而不雜以浮華虛誕之文無理不窮而必歸於道德仁義之實教人循循有序而於大本大原處亦必指示無隱蓋以學者雖不得不急於切近之工夫亦不可不察於道體之高深也然其爲說皆切於受用非如大軍游騎出遠無歸也晚復留意禮書討論遺傳參酌時宜以教學者

未及著爲成書至於格物致知之說則素排俗解之陋已著其說竟得高峯奇明彥書乃復研究始悟前說之差更爲定論以報而先生已病矣不能手書只令子弟脫稿以送於諸所嘗與論辨處又於易箦前數日猶令取所訂心經附註誤字處送于東都改正板本噫先生篤學一念炳然如丹之死不已亦見於此矣若其道德之高下學問之淺深非末學所敢與知而信道之篤好學之誠不慍不悔不厭不倦則雖曰晦翁之世適可也襟懷飄灑韻度清越每遇佳山麗水幽閒迥絶之處則或攜壺獨往或命侶俱遊徜

祥嘯詠終日而歸皆所以開豁心胷疏瀹精神資養性情之一事非偷閒玩景放意林泉之比也至如詩章字畫之妙特其餘事而典雅研精早有能聲晚年所作則皆彫華剔彩斂鍔韜鋒而冲澹健奧端方縝密如出兩手獲之者如靈龜拱壁然亦可見所稟之厚所養之深而多能日進如此矣晚構精舍於陶山以為頤神養性之所其曠曠自得之趣備見於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及十二曲極言閒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懷蓋將以是自老而 明宗晚年今 上初政眷注甚重旌招眷至

先生矍然如不自容每一召命之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受之難　朝廷諒其誠懇或遽其官或不任職蓋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先生亦以　君臣義重諭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嘗久留蓋其一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度長短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淺見所能盡知而亦非可以易而論也故嘗舉胡文定之語以告人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温飢飽自知其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於帝王格致誠正之學聖賢懲窒遷改之方則或因面對或因啓

答或爲圖或著說毫分縷析於幾微之際極本窮源於靜密之中橫論竪說丁寧懇到無復餘蘊至於文昭一議請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北之序庶幾因此復見三代宗廟位向之正而卒未之行其愛君憂國之心雖閒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聞朝廷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措之得則喜見于言晚年所慮非止於此深以輔養　君德清源正本爲當今急務每遇當世之賢士大夫言之懇懇不已蓋先生之於道義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用之如菽粟服之如裘葛故事苟得義雖被人非笑有不

足恤當其招之而不來援之而不止上自廷紳下至
韋布無不疑其太執而先生確然不易唯義之從故
先生之所爲世人固多不識而其行則可以質諸古
人而無愧者矣故東人之望之也如祥麟之在乎郊
鸑鷟鳳之翔于千仞日星乎中天砥柱乎奔流泰山
喬嶽之巍然也然先生猶自謂以虛名取高爵處江
湖係朝籍最爲平生之患故既進則乞退既退則請
致或陳情或自劾無歲不然而末年援例上箋三乞
致仕而不得則又於疾病之日遺誡勿立碑舜　國
奠只以退陶晚隱之號書於墓石嗚呼是先生平日

意也先生之學學者雖多而知者鮮矣知者雖存而得者尤寡是以能形容其德美者難矣然先生之文俱在後之善讀者當於此求之則亦知先生之心矣先生之生上距朱子之世幾乎四百年地之相距亦幾乎萬餘里而先生尚且讀其書求其義以達其道後之人若以先生學晦翁之心而求先生之學則其至於道也不遠矣噫我東僻陋士局見聞上無以傳下無所承雖有作者鮮克必至求其學問之正大義理之精深功夫之至到操履之堅確潛心發憤體道成德者以穆所見一人而已山梁頹壞吾道無托嗚

呼痛哉

易東書院事實

吾東書院之作於今爲盛將無邑不有在處皆然至或以一州之地而立數書院者是非好事而然也誠有所不得已者存焉以吾鄉文雅之尚山川之秀而獨闕焉豈理也哉而況先正禹祭酒倬當麗季以儒林風節之宗實居斯土考其平生所爲觸拂君慝使不得肆擊碎搖祠使不得逞其清風勁節既足以廉頑立懦而尤留情於易學使東人得泝伊洛之餘波與聞羲孔之道則自先生沒至于今二百有餘年鄉

人所以遐想景慕而不自已者非直秋天之一鶚有若丹山之孤鳳眞可謂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也而其廟貌至今未立是亦吾鄉之一大欠典也間與鄉中諸友語及于茲未嘗不慨然興歎歲在戊午仲春之望浮浦琴蘭秀來宿寒齋遂道鰲潭之勝曰此處可以立廟置院爲藏修游息之所厥明與琴君往遊其地徘徊瞻眺以窮其面勢之所在山自清涼一枝西南來逶迤起伏振迅騰踔者至此而盡靈芝峙于北破鈍雄于南芙蓉秀乎西翠屏聳乎東四顧雲山合沓環擁而前臨大川川卽汾川下流出乎

太白經于清凉巑奔數百里至此匯而爲淵澄深瑩碧若有神物居于其中卽所謂鰲潭也潭上又有黃茅地數十頃可以耕而食焉相與懽喜曰吾鄉書院之作不爲則已爲則必於斯旣明之明日拜先生于退溪以是白焉數曰先生貽書曰吾鄉先正如禽祭酒風節東方古今豈可多得立學祠賢旣昉於世而吾鄉獨闕此吾輩之恥也但公等無力難於倡作如某亦非有力而方處猜危之際難勇於倡此駭俗事假使不顧而爲之本縣事力之不逮又如前日面論者今若失此幾會後世亦不復有人慮及於此恐遂

成千古之恨也可爲浩歎然既聞有佳處懷不能禁近當乘便一往臨時相報會尋若彼處誠合置院徐徐更商議看如何古稱有志竟成今何爲獨不然迺四月八日先生伻來書諭以欲踐前約卽與琴君候于潭上薄晚先生自溪上戛止杖屨逍遥其上曰可以堂也然而未克就志者卽以如先生書中所云事力之不逮耳而姑待其可乘之機後六年癸亥春苞山郭公過來臨是邑邑本十室小縣地瘠而民貧賦役多端前後來官者皆以爲難公於是靜而鎭之寬以撫之凡有利於民者靡不爲之有害於民者無不

除之去華而就實約已而裕民飢者以養寒者以衣
勞者以逸闔境懽然相慶曰得侯越三年乙丑一邑
大治公藏私蓄上下與足而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公
於是視民力之可用迺於丙寅春伐材陶瓦以治官
舍而又推其餘瓦九千張以付諸土貪使主之於是
更相與謀立祠院烏川金富弼琴應夾等力贊斯議
一邑人士咸以爲盛事莫不欲出財力以助其役於
是金君等與同志稟于先生請會一邑長老以議定
其事凡士夫家其子弟可齒於學者視其豐瘠而低
昂之以爲出財力之差則凡百六十餘家得穀百七

十餘石而金君富弼所出穀物視他人倍蓰而左致意焉合元來爲蓄穀七十餘石以資其用是年陶瓦其秋鳩材掌事者金富弼琴輔琴應商禹克昌琴應夾琴蘭秀以居近監役最勤而穆亦與焉倭於是大致其力自始至終兄董役之吏執役之夫皆官所予而使境內諸寺僧人分番來役又擇匠庀之有實者以白雲地歸焉作院根本於此定矣又出倉中耗餘穀四十石作緡布十五疋以助其費安東府伯尹公復亦輸送穀十石大木十餘條以資之於是闔境之人無遠邇無大小靡然風動而莫敢後焉是雖一邑

之人齊心并力而微侯之力則固莫得以成此一段大事矣然向所謂鼇潭者雖有其地而爭之者猶听听焉或以爲宜就前賢所居或以爲當看風水之利卒以先生之語定焉而今年春始敦匠事向之諸公及溫溪李甯烏川金富儀金富倫浮浦申洽孫興孝池沙麻禹致武月川蔡雲慶等分番相遞五日爲限或留宿而監董焉其他如汾川李叔樑西村柳贇等亦時來監凡監役人以勤慢多小爲次吏竭其職工殫其巧晨夜展力罔敢或怠是夏四月堂成前列六楹曰明教堂東西各有溫房東曰精一齋西曰直方

齋直方之北藏書閣曰光明室堂後少東立祠廟三
間曰尚賢祠前列東西二齋各三間東四勿西三省
其南立大門曰入道西齋之西立厨庫總名之曰易
東書院皆先生所定也曰易東云者盖取丁寬易已
東矣之語而參究易傳實祭酒先生事業也是冬侯
將南歸於是邀侯于堂而觴之凡干措置等事無不
曲盡其方境内寺社田畓久爲游手之徒所占刷出
而歸之院者二百餘負於是金富弼李完琴應夾金
富倫金富儀琴輔等各有所納以出地多小爲次其
有豐於財而嗇於田則以穀石代納者若朴君士熹

金君生溟也亦以多少先後亦有願納土田臧獲而祈免役者數人侯亦從而許之又除書員一人閑良六人以屬院俾掌書廚錢穀之任趨走使喚之役而別爲謄錄使藏院中臨行又有前件餘布二十五疋穀七十石以付之凡前後所給木四十疋穀百十石噫侯之於此可謂終始竭盡其心而無復餘蘊矣大抵人物隆替地氣衰旺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惟祭酒先生以挺特之資值衰亂之世不得有爲於時卷而懷之杜門潛思以續夫龍門之餘韻而其後世泯泯無聞焉久矣故佔畢齋有詩云麗運涵儲五百年不

圖衰叔有斯賢彤庭持斧眞唐介白屋窮經似鄭玄鄉里幾人懷舊德子孫今日稅荒田嗟余早抱希顏志獨拂儒紳一悵然則其在于今可知矣幸今 聖明當宁文運大昌而我邑得賢侯一鄉議克合變無前之盛與得鮮有之吉地使數百年泯滅之迹得顯于今時則茲豈非數也歟而吾祭酒之後裔居于是土及散處旁邑者非一二數雖曰衰微零替之甚然安知不有因是舉而或能感遺風服前訓而奮厲興起以至有成者乎而凡自一鄉以及遠近之士游於斯學於斯而有得於景仰之餘者日新月盛由是學

之慱而問之審思之愼而辨之明切之磋之琢之磨之以求盡乎篤行之實則由是得聞周孔之道可也由是得見羲文之心亦可也況茲鰲潭之地荒茅蔓草之所蒙翳鋤耰銍艾之所往復不知其歲年而自戊午探討之後至于今又復十年而堂成則茲亦不可不謂之數也事之顚末不可不記其實以傳于後且後之來學院中而欲求聖賢之道聞祭酒之風者必願得先生語以爲矜式幸先生有以發揮而精迪之丁卯冬末趙穆敢採鄉人之意錄上于退溪書堂下

書金士純鮑甲

五色燦兮文炫爛兮飲雖多兮儀不亂兮

重修書室記

庚子年間先君創立三間屋半厄半草蓋爲兒等讀書之所其後隨壞隨補或附或仍今年秋始具門窓堂房之制附益東簷以廣藏書之閣蓋五十一年而三間之制則仍舊不改又以先師所題月川書堂三大字及星山李默齋所書是齋二大字分揭於堂齋兩楣間皆所以起遐慕而寓深思也且余自早歲頗有書癖或買得或求得或印出或蒙意外 頒賜親

篇中知余意者不待求而送之今秋檢會庋所藏
合先世所傳蓋千四百有餘卷矣但性本昏鈍加之
以惰慢添之以衰暮不知前途能覩得幾篇文字能
透得幾重義理耶而況老拙今年已六十七矣而稔
有兒豚壽朋年十二錫朋僅六歲能得及見此輩之
成長保守護藏免爲隣家糊壁之用乎庚寅秋末東
皐散人書于月川書堂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跋

書丹陽水山館宇記後

先師之出守丹山也鳴琴餘暇手寫此本爲一郡謄錄畱置郡司而去其後有繼守此郡者愛其心畫而持去遂經累守莫知所在今守奇公嶷好善君子人也回祿之餘重新館宇旁求尤切穆幸於陶山讎校遺文之日偶得見之古所謂異物不永爲人服終當合者其有是歟遂歸本郡俾永其傳以遂先師之本意且以副奇侯之望云嗚呼世之愛珍寶爲已私者

諡之曰貪今之取此者視彼清濁不同其爲私已則一而已噫後來者當鑑于蘇公廣明之誡也歟某年月日識

理學通錄跋

右先師退陶先生所撰理學通錄一書宋元錄若干卷則成於癸亥而已具序文外集則在稾未脫大槩取其名爲此學而實陋異教者別爲一秩以寓勸戒之意但以未成之書不曾出示人故門生輩不敢有所稟質於講論之餘庚午捐館辛未與諸同人發諸巾衍而傳錄之乙亥刊刻于安東府就其中多有

附入處故目錄分卷與本集卷次多相牴牾而未及釐正然咸以改動先師手錄之書爲未安謹因元本入梓而其牴牾處兼而出之錄在左方總若干字至如本集所載之字參攷諸書皆有不合者則當時謄抄之際偶失照管無疑若不校正訛以傳訛不無後惑故謹以諸書所同爲據而改正之丘予野一條及朱震亨一傳竊以標記觀之固當採錄然亦難於義節姑附全文于後至如本朝有未備者則以初欲裒集三代之士通爲一錄繼得楊月湖所錄以爲既有是書不必重入此錄然楊錄於近代之士尚多所遺

故楊錄所載只存其目欲取其所遺者附錄而未及焉如賀醫閭言行亦未究竟也但楊氏之錄雖名理學竊攷其間似有不盡出於程朱之緒餘如陳白沙顯是禪會陳清瀾建於皇明通記中亦有所云云未知先師取舍終以爲何如也只如曹月川羅整庵二公則記諸別紙非在錄中然以先師手錄不無其意故不敢遺棄並附于後但整庵則其所著困知記一書名爲尊尚程朱而於其的確已定之論一切致疑或以爲小有未合或以爲未定于一至以道心爲寂然不動之體人心爲感而遂通之用曰太極圖說自

與通書不類曰叔子之論不若伯子之論至詆朱子爲終身誤認理氣爲二物常若有未滿之意紛紛此類非止一二顯然自以所見爲透得程朱未到之地而反以程朱所見爲猶隔一重膜愚未知其信矣乎否也竊恐其蔽不但知之不明信之不篤而已殆亦由於陽尊陰壞矜己傲賢之意而然耶故先師晚年所論甚不取以是推之則假使當時並成本朝錄如整庵當別有所處矣後之覽者詳之萬曆丙子夏五月門人趙穆謹識

書自警編金安老跋後

余觀公此跋亦可謂有好善惡惡之心矣後來做事大段錯戾其視此編不啻如南北水火矛盾枘鑿之相背噫人心之難保如是而聽言觀行之戒豈不信哉飾其徒知務於警人而不知所以自警者耶吁觀於此者亦可以知自警矣

祝文　祭文

易東書院尚賢祠春秋常用祝文

正直之操神明之學肥遯園林清風如昨

陶山書院尚德祠春秋常用祝文

心傳孔孟道紹閩洛集成大東斯文準極

龍門祈雨文

陝川郡守趙穆敢告于龍淵之神山之高兮水之深宅之久兮神之靈興雲霆雨黍稷蓁蓁無歲不然兮福我民生今茲之旱兮胡為其戾百穀焦枯兮民將無以為命太守有罪民曷咎神之格兮冀我聽方今國有大慶兮邦命惟新含生之類莫不欣欣神胡為乎虐我讎我使斯民慼顑而傷神天人一理有感必通鬼神與能莫非爾功敢將牲幣庶以告衷鞭雷車兮搖電幟一雨千里兮蘇我大東我民報賽兮無怠其始自今兮垂無窮

祭退溪先生文

恭惟先生圭璋令質銖寸積學寤寐濂洛羹牆考亭進道之誠老而彌篤達哲會聖理融義精既造高明愈撝謙德不已不止任重道悠山梁忽頹安放安仰穆生同縣邑幼蒙提撕朽質難雕坐成自昧知非四十懷痛無窮珍重至言尚載簡牘儀刑雖隔神鑑在茲庶奉周旋不負餘訓單杯薄奠豈足爲羞聊展微辭薦此衷曲嗚呼痛哉

告退溪先生發引文

瑞日淪光祥雲沉彩百年依賴一朝長辭攀號莫追

我心摧割已矣已矣天乎天乎

祭吳子强健文 戊

孤哀子穆伏聞年兄舍人吳公子强之訃不勝哀悼敢以酒果托于咸陽梁秀才之行敬奠于靈筵之前嗟嗟子强而至是耶剛毅之操正直之行爲當今屬望爲學者模範將大厥施以補 國家之治今其至是耶往在壬申之春穆以赴舉入于 都下旋聞兄掛冠而東固知直道之難容而又歎公耿介之志不苟祿以徇世也所恃以慰此心者高蹈丘園養志林泉德益進業益修以俟道之大成庸何傷乎于今三

載　召命累下美官要職非止一二而公之志則確然不易若將終身焉嗚呼是非其心中眞有所自得者烏能至是哉觀於今世若公者幾人天胡不憖而至是耶比年以來哲人云亾善類凋喪未知天意之如何而今公又至是耶穆自忝蓮榜之分得見交於公而其相許之意則非但爲區區世俗之常情而已也陶山接席洛中聯枕縷縷誨語無非擊蒙之至論而穆以庸暗不自湔汲以看分寸之進而公則未嘗以是而鄙斥我也壬申之春乖逢之嘆事勢所然匪公之意而今年春暮公有書來慰我罔極之痛兼以

珍果之惠哀吾之中悲感填膺旋修謝狀以付來人書竟不達與計而還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斯人也而遂至是耶篤實之資端重之容廉介之操堅確之志已矣已矣今其永閟言不成文有懷莫究不亦者存鑑此誠意

陶山書院奉安文

恭惟先生天挺英偉生璋令質琢磨功深寤寐洛閩羹牆孔孟粤自志學以至從心一念始終典學無怠不至不已希聖希天嗚呼先生道尊德盛著龜邦國師表士林百世聞風尚知興起矧茲覿德誰無秉彝

惟是陶山講道之所孔之闕里朱之考亭俎豆不陳吾黨之耻載謀載度經之營之有伾其宮有儼其位鐏爵淳潔奉祼馨香兄在駿奔一心精白尚其昭假陟降在兹惠以光明啓佑我後世世無斁敬恭以承

祭李逢原安道文

昔在戊戌之冬余以髫年獲拜先師於溫溪樹谷之廬而受業焉君之家尊與余年相癸甲而已爲冠者余之出入門庭相與進退周旋凡幾日月矣于後先師既還于　朝余與君之家尊得見者殊少而不得見者居多間或遇之不過一飡寒暄之叙而已歲在

丙午年間先師之謝仕于　朝而還于鄉也君之家尊方持後夫人之喪于鬼溪之上而余亦遭失恃之痛居于龍岡之下饌奠之暇日往來于師門而相與之意日密矣己酉之夏先師領郡于豐基余栖白雲院時就肄業則君之家尊日侍于側而君以童稚遊戲于其前先師之視我猶子弟我之事先師猶父兄余與君之家尊情義之密無間如兄弟而吾於是時視君如子弟自是厥後凡經幾度星霜幾番憂喜耶余與君家父子得失榮辱當共同之雖欲離之而不可離雖欲間之而不可間捨之而不可捨忘之而不

可忘遠之而不可遠遺之而不可遺矣嗚呼人生一世俯仰陳跡庚午之冬君子告終辛未之春君丁內艱凶禍洊臻數月之間凡在見聞孰不慘怛念距于今十四五歲何茲兩年凶禍之重疊又倍於前耶去歲之春君之家尊以兩庶子之夭折幾至過傷曾某一年遽卒于官君之兄弟三人扶柩而還于鄉也閭里鄉黨孰不嗟悼而余之悲感又豈止於尋常游從鄉曲之情而已乎所屬望者君之兄弟善自攝養以終大事而又以壽先師遺慶於百歲之後曾未暮年君之弟以青年夭亾不兩月而君又繼去人家禍孽

重疊慘酷有如是耶有如是耶吾不知鬼神暴惡而然耶天道無知而然耶造化無權而然耶然正直是聽鬼神豈暴惡者耶福善禍淫天道豈無知者耶無心司命造化豈無權者耶嘗聞仁者必有後又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先師之在世道德文章爲東方之日月爲士林之山嶽爲　國家之蓍龜宜其祚胤之延長慶澤之深遠傳千萬世垂無疆而不替今之禍子者若是其酷何耶君貌豐而容厚氣壯而語和文足以發身慮足以應務吾嘗謂扶持先師門戶在君一身而名未登耒第仕不至六秩年未及知命卒無

子胤以死茲其數耶命耶由是觀之鬼神之正直天道之禍福造化之司命吾不知何如耶穆生世六十眼經三世古人云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耶吾嘗誦其言而悲其意那知今日此事正當我之前耶則余之感慨而痛怛者其將何所底乎欲以問天則天不語欲以問地則地不應求諸太空則茫昧而難憑吾不得已歸之於一哭而已嗚呼哀哉

祭周約之博文

維萬曆十六年戊子三月十六日漆原周校理約之來訪余於江陽之館其明日疾作歸于故宅將以調

息越十日己酉遂不起疾又四日壬子靈櫬還于本邑禮安趙穆時爲守土之官哀而慘之送于境上敢以清酌庶羞爲文以訣之曰昔遇豐城甲辰之年年爲同甲學則共傳維時先生斗山重望俱爲少壯我和君唱相期日深見礪亦切雲飛雨散倏焉成別一南一北維參與商中經憂樂歲月悠長其間相遇止三焉耳舊學商量奚暇言只今歲之春幸忝鄰城命駕相延冀展舊情公不憚行我關公館心焉若狂載笑載歎紅銷舊面白滿兩頭籌來光陰四十五秋人生一世數有離合謂吾兩人後會難必且將一鐏共

此春光那知一疾遽成災殃使我慘慘無以爲懷殘年客宦亦何心哉所恃以慰惟公在邇公今已矣使我滂泗公來自東青眼以延公返于東丹旐翩然匪我病公公自我病言念至此心猶炳炳山哀浦思此恨何窮百年情契一朝告終有言難盡有懷莫伸茫茫人世獨立傷神嗚呼哀哉

祭琴甥恪文

嗚呼哀哉才何長而壽不長志何雄而數易窮氣何淑而命不淑耶以汝之質天假之年自將磨礲淬礪足以爲命世之賢父母待汝以樹家聲親朋期汝以

爲國楨邦知一朝以芳年淑質遽爲黃壤之客使父母抱無涯之痛親朋興才難之惜乎天乎神乎鬼乎人乎既畀之又胡奪之既生之又胡殺之蒼蒼兮茫茫兮其理吾不得而察之也念汝親在漢北我在天南不得看汝骨之入土悠悠千里此恨終古今遣薄奠哀以諗之精爽未泯尚其歆之嗚呼痛哉

祭金義將達遠文 名垓号近始翁礼安人壬辰倭乱以前翰林起義癸巳死于慶州陣

長途遠志遽至於斯噫遭時之變糾旅興師噫翺翔翰苑革裹尸歸噫幼穉盈前鶴髮在堂噫夫兮婦兮一時俱亾噫兩世交契老我悲傷噫

告退溪先生埋誌文

噫惟我先生厭世今至二十有七年之久而墓道之誌尚闕良由時事之推遷論議之靡一茲以高峯奇大升所撰文謹刻而埋于壙南土之吉猗歟先生道德之藏精金鏟彩美玉埋光江英嶽靈呵禁不祥秋千世億永保無疆

退溪先生文集告成文

噫恭惟我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而文集尚未刊行於世壬辰以來倭賊之變公私書籍蕩盡於兵火之中而幸賴天相斯文神明護佑遂得保全無所散

失若不汲汲開刊以傳於世則人心世道終未知何如而吾黨之罪亦非輕矣肆於己亥春謹與諸同志共議開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遠近大小聞風興起或送米豆或輸布物或送工人以助其役學子雲集或書寫或讎校無不精審率皆樂心興事晨夜展力乃於今五月日訖功遂藏其板於本院俾遠近欲得是書而讀之者任其自印流布四達則其傳之永久從可知矣流之廣而傳諸遠則先生之道庶可行乎凡在觀聽者咸以爲斯文之慶莫大於是故不敢不告

刻天淵臺告文

猗歟我先生得此山築此臺而命之以天淵者豈偶然哉而弟子之今日鑿崖石銘此名而留示無窮者亦豈徒然哉惟先生去世于今三十年餘庭草已蕪而光風未泯霽月凝輝每一登臺而望焉則鳶之飛而戾乎天魚之躍而出乎淵者依然故在也感慨惆悵徘徊而不釋者竟日而況人事之推遷世道之陞降臺之廢興存亡亦不可知則後之人追先生之遺迹欲知其處而未得者安知其不一如吾儕今日之懷而或甚焉者乎徘徊徬徨感慨既不歇忽覩此崖石上

茲三字者昭揭江皐輝映山門則寧不爲之躍如也若見當時爲魚之趣者耶茲以李相山海所書天淵臺三大字刻于崖石庶令千載之下來遊斯地者其於思程所贊上下察也活潑潑地並與先生平日玩樂之意舉眼斯得則豈不有以開心目於指顧之間明天理於既晦之餘乎然則斯崖也斯石也雖謂之目擊道存可也噫臺雖壞而石不轉世雖變而名不泯惟先生道德之昭著于上下其天其淵豈不韙歟豈不遠哉雖被世俗笑侮有不足恤者噫惟先生在廟之靈陰降庭止敢不敬告以聞

墓碣　墓誌

先府君墓碣

府君諱大春字耆之姓趙氏其先交州道橫川郡人即今江原道橫城縣是也有曰翌宋太祖乾德二年當高麗光宗朝以雙冀門生爲翰林學士於府君爲廿代祖子承藺侍中侍中生閏益侍中大學士學士生周祚中書丞中書丞生正臣閤門祗侯祗侯生時彥左僕射僕射生永仁侍中文景公爲時名宰相文景生冲平章事文正公出將入相爲國柱臣事蹟詳見麗史文正生季珣平章事光定公光定生稹牧使

牧使生支伯祗侯祗侯生臣旦別將別將生瑄進士
中顯大夫奉常寺尹尹生貞壽奉翊大夫典工判書
行工曹參議判書生溫寶於府君爲高祖考仕至通
訓旌善郡事居慶尚道聞慶縣東以子珸貴追　贈
嘉善大夫戶曹參判曾祖諱璋大明　宣宗皇帝宣
德元年丙午寔我國　世宗大王八年成均生員同
進士第二人出身病不仕娶縣監孫璟女祖諱胤孫
務功郎司醞署直長娶司正孫某女考諱瓊有志學
早世不第妣咸昌余氏主簿諟敬之女三世皆居醴
泉郡北金堂谷府君生於成化丁未十二月二十二

日丁亥年纔四歲連喪怙恃寄養外家于榮川既壯娶安東權氏嘉善大夫受益之女遂居禮安縣東月川里初府君年甚幼考葬于醴泉姚葬于榮川而皆不得地遂移葬于縣北高川洞以時掃展平生以未識父母顏面爲痛恨每念及號泣移時篤於祭祀年踰八十不少廢弛教兒書甚勤雖非親戚子弟有挾冊而至者亦諄諄教誨終日無倦勤治園好種樹人有笑之者則曰吾雖老未及食實後日子孫等取而用之不亦善乎然既老所種新宅果木皆蕃茂碩實纍年用之嘗有餘裕大塋之後精力不衰步履與年

少無異眼分細字如毫釐嘗抄寫三綱行實童子習
童蒙須知及風興夜寐箴銘粘之壁間以自誦習夜間
則坐誦孝經學庸等書不休蓋天性然也萬曆癸酉
夏四月二十三日始得疾越三日甲戌棄諸孤享年
八十有七權氏卒於嘉靖丙午生子女多早夭惟二
子肅累中鄉選不達歿於先妣之後二年穆以壬子
榜生員除集慶殿參奉三女長適參奉琴憙早
歿次適部將權重器次適生員琴蘭秀壻子老得來
得二人肅有一女適士人李壽穆生一子早夭三女
長適儒士金裕吉二幼伏念孤兒穆以不肖無狀幼

蒙劬勞之誨而闕奠不遂永負罔極之恩是可痛已
孤兒穆泣血以書

先夫人墓碣

先妣姓權氏本安東考諱受益成化丙午文科位至
伽川郡守以先授嘉善居禮安妣宣城金氏通贊洪
之女弘治戊申五月十八日生年十八歸于我先府
君治家勤儉先於府君計慮所未及必先幾措處以
輔成家業事親有孝道教子以義方待族人御奴僕
無不各適其意以是人無怨者嘉靖丙午五月二十
日卒享年五十九其冬葬于龍壽寺西第二麓後三

年戊申十月以宅兆未善移還葬于月川美峯山南向之麓後二十六年萬曆癸酉四月府君捐館乃以八月十三日葬于其前明年甲戌十一月十五日復遷先妣祔于府君之東而同墓焉餘詳府君墓碣

柳君美叔墓誌銘

公諱軾字美叔生於正德庚辰歿於萬曆辛卯享年七十二按公世居安東府豐山縣或云系出文化八代祖栢仕麗季恩賜及第其後曰蘭玉都染署令曰徐追封奉翊大夫版圖判書行檢校禮賓卿曰從惠嘉善大夫工曹典書曰洪忠毅校尉右軍司正於公

為高祖考曾祖考諱沼宣略將軍忠武衛副護軍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祖考諱子泂忠順衛忠毅校尉考諱公智承訓郎眞寶訓導始來居禮安之西村妣英陽金氏學生承祖女也公幼開悟始學有不待父師指教而自能曉解者為文精切有理致晩好易學推圖考卦多所自得著圖說一卷藏于家再中生員進士兩試而竟不達禮圍之選公稟質淳厚不修邊幅與人無爭競於物無嗜好安貧守分事父兄以孝友處族里以和柔至於臨終遺書諸子惟以輕財重倫為誡平生於人若無可否而胷中涇渭則甚明

故琴河陽應夾嘗稱內明娶蔣氏女生三子曰宗和
宗直今方業儒曰宗介乙酉文科一女適士人金繼
宗晚又別娶生二男一女皆幼宗和四男曰景門善
門懿門振門二女皆幼宗直一男曰揚門二女皆幼
宗介二男曰正門淑門二女皆幼以今年秋八月一
日終冬十二月葬于縣西嬴德谷南向之原蔣氏同
穴焉友人前郡守趙穆誌銘曰含眞抱樸匪鐫曷斲
休休而處油油以與中存水衡未命家庭唯其善厚
是以裕後

論

荀彧論

論曰忠莫大於死國而罪莫甚於附姦此君子小人之極致也嗚呼以君子之極致而負重罪於後世君子之所深悲也以小人之極致而獲重名於後世君子之所痛憤也然則吾何以斷之求之行與事而已求之行事而不得則奈何求諸心而已求諸心則其情狀斯可得矣然則觀仁其以殺身爲貴乎成仁爲重成仁烏乎取取其歸正而已正非觀其所由於何識取昔東漢之弊也羣雄競起四海之内雲騰波沸莫不以扶漢爲名當是時霧隱淵潛之士操巖鼓刀

之儔彈冠振纓束帶結髮起而爲謀者動以數百計而有若荀文若者最其中傑傷也非徒時人以三佐目之忠孝名節其家法所由來者久矣卒歸曹氏爲之謀主籌帷畫幄皆以撥亂反正爲說至操竟以九錫謀之文若乃以正議悟之遂爲操所迫憂憤飲藥而卒噫文若其爲漢耶爲操耶其死漢耶死操耶此固是非之難斷者也嘗讀范史而觀其斷辭則曰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如是則是文若智於爲漢而疎於從操也始能扶顛而終未存漢也然而觀其去董卓之亂斷懷土之情閒關河冀捨袁歸曹則

文若信爲聰明有意數人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投機應變箋無遺策則文若固非志大才疎迄無成功者也噫蔚宗之論文若其得情乎未乎吾不得而知之也余於是又取彧本傳而考其顛末則彧非爲漢也乃爲操耳非死漢也乃死操耳何以言之當是時也漢氏之無邦久矣一壞於外戚再圮於宦官三撥於强梁劉家之業經茲三變已索然矣徒以名節之餘清議之流尚揭空名於無邦之上譬猶炎炎之餘燼待盡於一掃耳彧之意若曰當此時非雄才不足以定大難而繼漢氏也當今之世捨曹公吾誰與哉

於是投身委質竭智輸誠以爲是則爲吾之高先而我則當世之蕭鄧矣故觀其兩人相許之詞一則曰吾子房一則曰漢高祖一何擬議之雄驁耶其勸操奉迎車駕其眞爲漢之心乎至謂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則是史氏之文耳非彧之言也噫彧之心於斯斷可識矣曰然則其不從曹氏而至於殺身者何耶曰此彧所以盡忠於操而操不曉其意而然也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其勢可以無足爲而文王終不失臣節至其子武王商罪貫盈然後伐而取之天下於是皆曰紂可伐矣而文王爲至德武

王爲義主彧意亦以爲使操姑爲操機隱忍以俟殘炎之既盡而後雍容拱揖以就天子之位則天下後世將無以篡奪議曹公而吾亦有名於天下後世矣則文王不足多而武王兼之矣吾可以與於太公周召之列矣苟不如是清論未泯而遽先伐之名分尚在而遽自取之則天下後世將必有辭於曹公而吾亦無辭於天下後世矣是漢之久存非彧之喜乃彧之悶也操則欲其成彧則欲其成而固操則欲其利彧則欲其利而安操則知其一彧則思其萬全操則圖其前彧則慮其後患噫彧之於操其心至矣至於

洱董昭九錫之議則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詳其語意則其欲使操購取虛名而徐爲之圖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而所謂匡漢者强辭耳藉說耳向使操得曉彧本意則必忻然意會莫逆於心而彧不幸操終不悟反懷猜狠濡須問疾則毒臆已逞而彧不可爲矣執此而論之其爲漢耶爲操耶其死漢耶死操耶不待明者而見也或曰以彧之賢名家子而時人稱爲王佐才前史論其殺身成仁子之論無乃太甚矣乎且使操得如彧計取天下於漢氏既滅之後則亦何不可之有曰

不然所貴乎君子之道惟其正而已身正然後可以行道道正然後可以立節或既爲唐衡之壻則身不正矣委質曹氏之門則道不正矣豈有身不正道不正而可以言節乎彼所謂正佐之才智謀才藝之過人耳所謂殺身成仁抑亦史氏之錯料耳假使或幸而操從其計强矣忍詬遷延數年其可以爲天下義主乎自古未有挾奸雄之心而爲盛德事雖愚夫決知其然也況當其時有劉玄德以帝室之胄英明之資而舉義方徐乎吾觀或之一身進退無所據矣惜乎世之論或者多矣皆據其迹而不原其心也唐杜

牧之謂彧邀名於漢代而以教盜發匱不與同挈譬之彧非教之發而不與也乃欲幸其主之亾而取之以免夫盜之名而不得也謂之邀名則可矣而非邀於漢乃邀於後而不得耳至宋司馬公則非之曰功如管仲而死於漢室其假仁行私則或如管仲而仲之功安在至謂死漢室則誤矣惟蘇氏頗識彧意故引文王之事以證之而其曰聖人之徒則謬矣故余竊以爲彧爲操耳非爲漢也死操耳非死漢也以其心乎操而已矣識者以爲如何

朔蜀洛三黨是非論

論曰歐陽子曰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余以爲朋黨二字非一義也君子則可言朋不可言黨小人則可言黨不可言朋易稱朋來無咎朋盍簪論語有朋自遠方來多以善類言也又云羣而不黨君子亦黨乎曰黨於羿曰結黨曰黨援皆以惡類言也至於季世小人斥害君子之朋無加黨之一字稱之曰朋黨或反削去朋字而特以黨稱之如東漢之末是已由是君子人亦以黨自處而不復能辨矣噫黨之說也其敢以是加諸善人而是非之乎吾觀有宋元祐間羣賢輩出咸以道德文章義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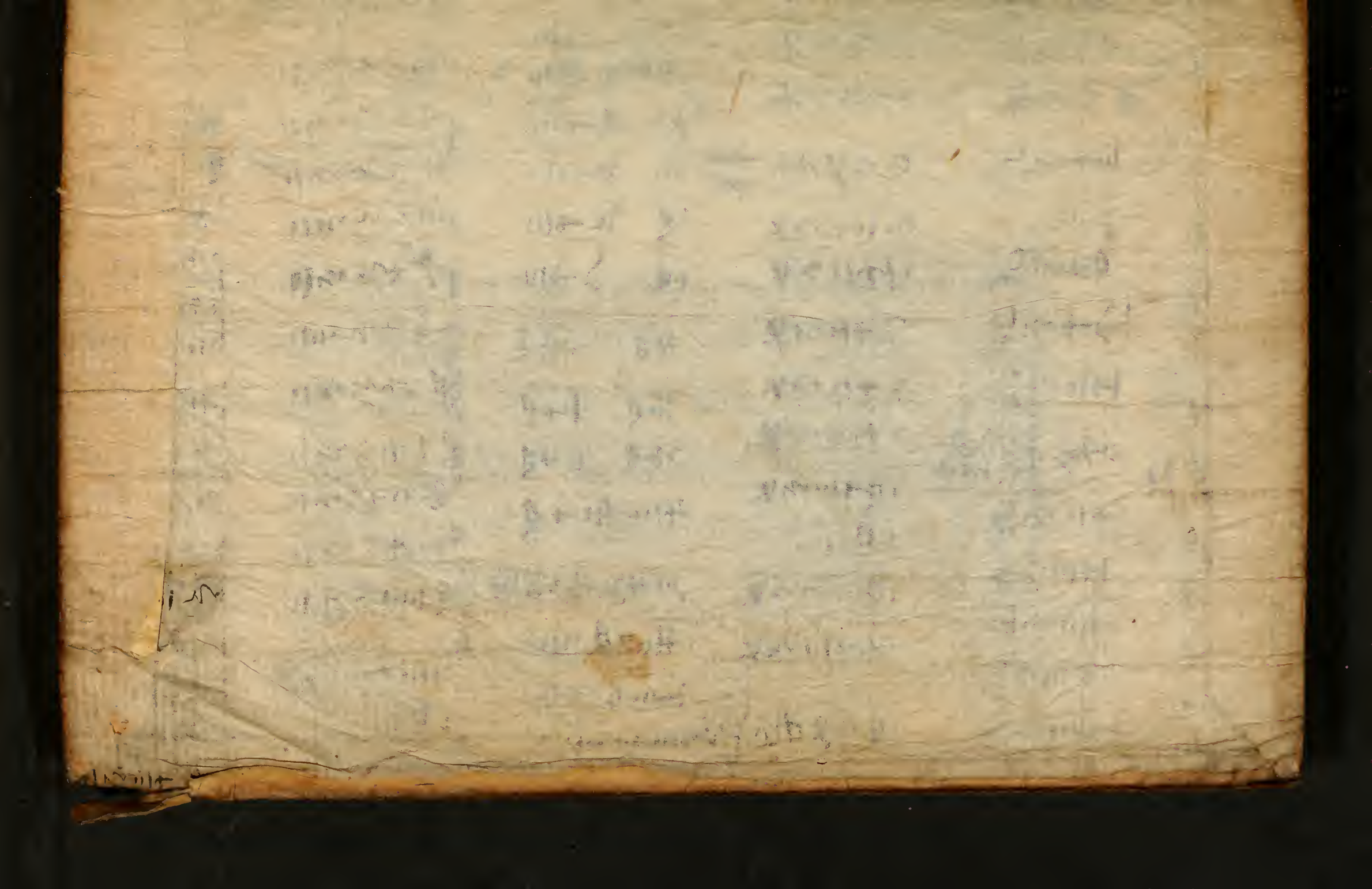
世而人目之曰黨不惟人目之又筆之於史而分其類曰三黨嗚呼其信有之乎余竊恨時人之以是標榜而又陋夫太史氏之無稽也據史文所記有曰朔蜀洛三黨而朔則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蜀則以程頤爲首而蘇軾爲首洛則以程頤爲首而蘇軾爲首而各爲黨比以相訾議噫豈其然乎記之者過也當時惟蘇軾欲排程氏之學自與其徒相比而爲說是則謂之黨或可也至以朔洛爲二黨則大不可竊按黨字於文爲尚黑故說之者謂相助匿非曰黨吾不知羣賢尚黑乎尚白乎抑相助匿非乎爲善乎夫爭莫大於君子小

人之交而是非於此生焉君子斥小人之類必曰黨
小人畏君子之貶己反擠之曰是則黨人於是白黑
相攻邪正交侵而是非紛然矣若君子與君子則其
心志同也好惡同也欲格君心之非同也欲進賢退
邪以正朝廷同也如是而謂之分黨可乎謂之有所
是非可乎吾於元祐諸賢未見其有黨也試以可見
之事明之劉元城王彥霖朔黨之首也程伊川洛黨
之首也而元城學於司馬公司馬公則與兩程爲道
義交王彥霖薦進程子則至以學極聖人行全君子
道之其門人徒弟互相出入吾不知以某某爲朔之

黨以某某爲洛之黨而是非之乎若必以學問醇疵
道德淺深言則亦各有之左不可以一槩論也至如
蘇公則雖非眞黨而得黨之名亦宜乎甫當是時程
子以義理之學倡明斯道而蘇公亦以雄辯詭僻之
文傑出角立倡諸其徒而耻見屈於正學遂加侮誚
而其徒之和者亦紛然有說矣是則東坡不能捨已
從人之罪而其徒之亦爲不善變矣然竊嘗深考其
言論事迹則特耻屈於言語禮數間耳而其徒和之
者亦不過數人而止耳觀其自言則曰劉公器之鐵
漢爲不可及而言論行事參錯於羣賢中者居其大

半門人徒分出入乎羣賢間者居其太半是未得統
爲黨也吾不知以某某斷爲朋之黨以某某斷爲蜀
之黨而是非之乎至其友黃庭堅魯直稱濂溪周茂
叔之言曰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濂溪卽
程子所從傳衣鉢處也則其無偏黨之心於其徒之
中亦有之矣然終未免於彼此之別則蘇公之罪耳
謂之黨可也謂之無黨亦可也故余以謂當時曰朋
曰洛曰蜀云者蓋各有其徒耳謂之徒者猶言聖人
之徒賢人之徒云爾蓋各以遊從而言耳受業而言
耳或曰是則非黨也卿曰不然且如孔子之徒三千

其賢者則亦各有徒以相師承如當時兩程之門亦有如是至如司馬公劉元城輩莫不然是可悉指為黨而比於攀援締結相助匿非者之為乎此則君子之徒而小人指以為黨也余嘗觀夫元祐年間神宗既崩哲宗初立母后臨朝而新法之餘制度紛紜羣小雜糅矣倘非諸賢同心協力補賢彌縫以抹其弊則元祐之為元祐未可知也當是時其欲進君子之志同也欲退小人之志同也欲正朝廷之志同也吾不知此黨所謀者何事而為是彼黨所謀者何事而為非當時羣賢之意固不曰我為某之黨彼為某之

黨某爲我之黨而爲是某爲彼之黨而爲非也余意其間自有地勢之遠近情意之踈密或言論之同異游從之不齊耳而當時小人之媢疾善類者偶指其隙而目之爲黨離而爲三以爲激發之機網打之械而太史氏忸怯見聞信筆書之以謬後世耳所謂黨必如唐虞之四凶漢唐之窅官然後可不然則如牛僧孺李宗閔輩是已皆以攀援締結依倚聲勢而言耳若漢宋間所謂黨人云者則成於小人之口君子所不道也其於是非何足辨哉

月川先生文集卷之六